

朱謙之著

周易哲學

上海啓智書局印行

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四版

全一冊定價大洋六角

著者

朱謙之

發行者

上海法大馬路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
啓智書局

印刷者

上海法界四門路潤安里十九號
啓智印務公司

代售處

全國各大書局

版權所有
周易哲學

！通訊代序！

仁岑吾友：

（上略）人自祖先以來，本有真情的，自知道懷疑以後，纔變壞了！拆散了！所以弟近來倒轉下來極力主張信仰，只有信仰使人生充滿了生意，互相連結着，鼓舞着，不識不知，完全聽憑真情之流，這是何等的汪洋甜蜜呀！而且由懷疑去求真理，真理倒被人的理知趕跑了，懷疑的背後，有個極大的黑幕就是「吃人的理知」；而無限絕對的真理，反只啓示於真情的信仰當中，沒有信仰，沒有宇宙，沒有人生，至人們親愛的，更親愛的，都要把他搗碎成爲「虛無」，可憐憫的人們呀！懷疑的路已經走到盡頭處了！爲什麼不反身認識你自己的神，爲什麼不解放你自己於宇宙的大神當中呢？

要問弟近來思想的下落，只有穩當快活四字，從前的宇宙是有廣袤的物質充塞住，現在看起來，卻是渾一的「真情之流」，浩然渾然，一個個的表示都是活潑潑地，都是圓轉流通的，

但不能執爲物質，而認作有形有體，而一切有形有體的東西，都還沒於「真情之流」了。這時宇宙哪！萬物哪！都和我一體，我和天地同流，何等的穩當快活！不錯呀！動也快活，靜也快活，自家一笑一哭，都和流水一樣經快，手之舞之足之蹈之，把大地山河作織機，可請痛快極了，自由極了，反之從前否定一切，打破一切，把自己閉在狹窄的圍牆裏，那也是自由嗎？痛快則痛快矣，只可惜痛而不快，可見以懷疑看世間，則充天塞地無非間斷，以信仰看世間則照天徹地，無非「真情之流」，要間斷都間斷不了的啊！

我是對着自己的神懺悔過的，神告訴我，信得自己完全無缺，就眼見得宇宙完全無缺，信得自己是神，就上看下看內看外看，宇宙都是神了！這麼一來，遂使我閉住理知之眼，而大開真情之眼，我如今一變而爲樂天主義者了！和平主義者了！很相信這個世界，便是最圓滿的世界，而工作於這世間的人們，都是神之驕子，由神的真情而流出的，所以我們都是同胞，平等平等，若於此有絲毫懷疑的心，便叫做不仁。

當我默識遊神於宇宙當中時，就能看明宇宙是個頂活潑頂流通的「真情之流」，主宰

這「真情之流」的，便是「神」。神當真情洋溢時，就爲宇宙的森羅萬象而現，所以宇宙就是神了！神就是宇宙了！因神的真情流露沒有窮期，所以宇宙的縣延，也不休歇，而人們要返於神的，也用不着什麼工夫，只須擴充自己的一點「情」，由信仰向上努力，自能漸漸地和神的真情合爲一體，這是無須疑的，因此所以我們所能作的，就是絕對信仰的態度，唯有絕對信仰皈依於宇宙大神，才能擺脫物質的牽制，化理知的生活，復爲真情的生活。

我更相信，人們自有生以來，「真情之流」是沒有間斷的，所以「人性」絕對是善，淵淵浩浩，地都是要求快活，要求平衡，都能自找安心立命的路走的，但爲什麼有惡呢？原來善才遲鈍些子，便覺妨礙生機，便叫做惡，其實惡是不可能的，惡只是小善，只須一任擴充便得，也不能不擴充的，由此可見世間根本沒有壞人，他們一時不自知罷了，才自知便接續了，便擴充了，所以周易說：「復以見天地之心。」神的真情怎忍得世間有個壞人？我們和神合德的，也不願世間有個壞人，這不願就是性善的證據了！所以在這個樂觀的基礎上，我敢毅然決然主張絕對自由的真情生活——沒有強力而又得調和的社會，我的朋友們呀！我懇求你，不要懷疑，不要想打

周易哲學

朱謙之著

發端

原來充塞宇宙間，不外這頂活潑頂流通的「真情之流」，有了在我的「情」，才爲宇宙的森羅萬象而現，好似這些萬象，晃晃樣樣是能夠遮掩過「真情」的，其實這正是天則流行，何嘗有個東西是遮掩過「真情」的？「真情」是真實的，不墜分別境界的，所以由此流出來的宇宙萬物，也都真實的，不墜分別境界的。因宇宙萬物無一不爲「真情」所攝，故此大宇宙的真相，就是渾一的「真情之流」，浩然渾然的在那裏自然變化，要間斷都間斷不了的，程明道說得好：「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」，於此若有絲毫揀擇的心，便叫做不仁，便不成本體，本體本自現成，本自實現，並不是超出我意識中的現象世界，即此意識中的現象世界便是——當下更是。

會得時則上看下看內看外看，都莫不是汪洋一片的「真情之流」，就是真生命了！就是神了！何等樂觀！何等輕快！所以我們要實現本體，實在用不着什麼工夫，只須一任其自然流行便得。只須自己一剎那一剎那間，都能樂於此，聚精會神於此，「勿忘勿助」的契合於此，就自然而然的把宇宙萬物都歸於渾一的「真情之流」，就自然而然的化理智的生活，復歸於真情的生活，而實現我的本體在人間上了！雖然如此，把這番從自家心中流出來的話來告訴人們，人們不懂得，總以爲是唱高潮，是無根之談，果然如此嗎？我方且以爲這是真知灼見，就使宇宙人生有消滅那一天，這個真情流行變化的道理，是不會換過來的，何況宇宙人生，本沒有間斷時節，我的話真正是天經地義，萬無可疑的了。再進一層說，我這套唯情哲學，雖由於心的經驗，但也不爲無本，大概都具於周易中。周易告訴我們，宇宙萬物都是時時刻刻在那裏邊變化，而爲學的方法，也祇是簡簡單單的要「復以見天地之心。」這麼一來，可見周易費却多少說話，畢竟是我的；我由千辛萬苦得來的，也不過這一些東西，可見我的學就是周易的學——孔聖傳來的學，這無可諱言。

從前的學者研究周易，都祇注意那「太極」「乾元」這些抽象名詞上，所以大家憑着臆想所及，你說是這個，他說是那個，有的竟妄立個宇宙本體，而舍生取滅，念念希求「虛無」的實現，以爲「無」才是本體，這個病痛實在不少，因他都是在名詞上顯神通，在現前宇宙外，別立什麼超越的本體，却不知本體雖是渾然流行於無聲無臭之中。不可稱不可說，然任舉眼前的一個東西，莫不是本體的全體大用了。所以本體是有，就其絕對而言，叫做大極，叫做乾元，都是確有所指，並不是「無」。不然的話，人們還沒有親切分明悟徹本體的時候，則這「太極」「乾元」都是有名無實，一點沒有意義，而由推理證得的「絕對」——「無」，也祇是割據本體的變現行相的片段，自和原來「太極」「乾元」的意義全不相涉。真截說罷！宇宙本體是由直接證會才得，叫做太極，也祇有名，叫做乾元，也祇有名，這實在是不可言說的，不可顯示的，不可執取的。要說也只有從具體方面着想，總比抽象觀念可靠些。因此所以我爲方便起見，不妨確指給大家，本體不是別的，就是人人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的一點「真情」，就是周易書中屢屢提起而從未經人注意的「情」字。我敢說這「情」字便是孔學的大頭腦處，所謂千古聖學不傳的秘密，就

是這個。把他來解釋六經，無不頭頭是道，於此益見我的學和孔學相同，我見得真的是這「情」字，卻早就是周易的究竟話頭了！易經「恆」卦彖曰：

「天地之道，恆久而不已也。觀其所恆，而天地萬物之「情」可見矣。」

又「咸」卦彖曰：

「天地感而萬物化生，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；觀其所感，而天地萬物之「情」可見矣。」

又「大壯」卦曰：

「大者壯也，正大而天地萬物之「情」可見矣。」

又「萃」卦彖曰：

「萃，聚以正也，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「情」可見矣。」

因為宇宙本體就是存於天地萬物的一點「真情」，所以會得天地萬物之情，即是見本體了！本體是無往而不在，無時而不變的，所以說：「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」，試看大戴記「哀公問」篇更明白了！他說：

『公曰：「敢問君何貴乎天道也？」』孔子曰：「貴其不已；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，是天道也不閉其久也，是天道也；無爲物成，已成而明，是天道也。」

論語也說：

「逝者如斯夫！不舍晝夜。」——程子註曰：「此道體也。天運而不已，日往則月來，寒往則暑來。水流而不息，物生而不窮，皆與道爲體，運乎晝夜，未嘗已也。」

因爲天地萬物的本體——情——是永遠在那裏變化，沒有間斷的，好像滔滔不絕的流水一般；所以我特別立一個表記，叫做「真情之流」。這「真情之流」是有體麼？實在沒有定體，所以說：「神无方而易无體」（繫辭）所以說：「爲道也屢遷，變動不居，周流六虛，上下無常，剛柔相易，不可爲典要，唯變所適。」（繫辭）因爲天地間「真情之流」都不是由安排思索出來，都正是行其所無事，所以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」，這話極是。要在永遠變化中，討個客觀呆定的本體是沒有的，只有這個自然隨感而應的「真情之流」而已。所以說：

易無體以感爲體——世說「文學篇」曰：『殷荊州問遠公曰：「易以何爲體？」』答曰：「易以

感爲體。」

「真情之流」本是無思無爲，隨感而應，無不恰好。所以萬物化生，無非天則的流行，在流行中，雖然千變萬化，却不失其爲至善。推之聖人是和本體胥合無間的，故其日用間種種應酬，也是純然真情流露，當其隨感而應的時候，本體也自然沛然流出來了？總而言之，「真情之流」就是本體，周行於宇宙萬物之中而無所不在；若就其作用上看，却是至大至剛的，是非常純正的，這種極大壯的狀態，人們默識心通可也。復次，情在渾淪之中，而包涵萬有，萬有都是因聚而有，在流行中，一動一靜，一闔一關，有無終始，都祇是聚散而已。所以看明天地萬物之所以聚，即可見本體，本體就是存在於天地萬物的「真情之流」，碰着觸着，都是這個東西。

易經這一部書，只包括我幾個基本觀念：（1）卦（2）象（3）爻（4）辭（5）象。而這幾個基本觀念是什麼呢？一句話來說，就是講明「真情之流」的自然變化而已。所以繫辭說：

「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類萬物之情。」

「設卦以盡情僞。」

又說：

「爻象以「情」言，吉凶以「情」遷，「情」僞以感而利害生。」

「六爻發揮旁通「情」也。」乾卦。

又說：

「聖人之「情」見乎辭。」

又說：

「聖人有以見天下之「嘖」，而擬諸其形容，象其物宜，是故謂之象。」——釋文引京房周

易章句云：「嘖「情」也。」

大概周易千言萬語，都只是這「情」字，更無其他。所謂：「爻也者效此者也；象也者像此者也；」見到這裏，才是見本體了！蓋因「情」是自然的，「僞」是人的，「情」是真覺的，「僞」是理知的，「情」是優美和樂的，「僞」是潰裂橫決的，所以一任真情，目要得中，自能使物性和諧各得其利。所謂「自天祐之吉無不利」也。反之若是打量計算着走，在那紆曲不自然中討生活，就無論如

何都不對，也不好。聖人的意思，也不外喊着要人逢凶化吉，跳出理知的臼臼，而向着「真情之流」的路上走罷了！因爲「真情」就是人的本性自然性，所以文言傳說：

『利貞者情性也』

惠棟的周易述易微言道：

『孟子曰：「乃若其情，則可以爲善矣。」又曰：「若夫無不善，非才之罪也。」繼又云：「人見其禽獸也，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，是豈人之情也哉？」孟子言性而及情，情猶性也，故文言傳曰：「利貞者情性也。」』

又說：

『彖傳屢言天地之情，情猶性也。中庸曰：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，發而皆中節，謂之和。」情和而性中，故利貞者情性也。』

似惠棟的話，自比一般學者強得多了！然只說到「情猶性也」，還沒有膽量承認「情」就是本性，其實在孟子書中，「情」字「性」字「才」字，本指一個東西。漢儒董仲舒的春秋繁露，尙存

「情亦性也」的古說，（見深察名號篇）可見情和性只是異名同實，性外無情，情外無性，性就是情，情就是性，後來宋儒分性與情爲二，以爲性善情惡，這簡直不通。孟子之書所致，孟子說：

『乃若其情，則可以爲善矣，乃所爲善也。若夫爲不善，非才之罪也。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；羞惡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恭敬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惻隱之心，仁也；羞惡之心，義也；恭敬之心，禮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也。仁義禮智，非由外鑠我也，我固有之也，弗思耳矣。故曰：求則得之，舍則失之，或相倍蓰，而無算者，不能盡其才者也。』

原來孟子道性善，指人生來的本體而言，叫做「才」。因本體是真誠惻怛的，便叫做「情」。本體是不會錯了的，所以「爲不善，非才之罪」。而程伊川說：「有不善者才也。」（全書十九）真是毫無心得。他們以情爲欲爲惡，正是佛家思想，而打着孔子招牌，却不知情就是性，惻隱之心，也祇是情；羞惡之心，也祇是情；恭敬之心，也祇是情；是非之心，也祇是情。總而言之，存在於我的底子的，都祇是情。情是非常真率的，非常純正的，當其自然流露爛漫天真的時候，不就是至善是什麼呢？可見宋儒性善情惡的說法，實和孟子相違。就是言發者是情，存者是性，也是大

錯。因爲情統本性，一說情便是性了！本性之所以成爲本性，就因他是活潑流通，沒有間斷時節。若有間斷，便不是人的「情」。所以說：「人見其禽獸也，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，是豈人之情哉？」可見人的「情」本來毫無欠缺，雖著了理知，而這天植靈根，依然存在。所以我們所能作的，只須把向外逐物的顛習，倒轉下來，真情一提起，理知就沉下去，那就復歸於「真情之流」了！

我們由這個根本觀念——情——來貫通孔家思想，都是很相合；如孔家主張孝弟爲行仁根本，這難道也是私意安排思索得來嗎？因在真情的發用流行中，不能沒有個發端地方，自然有這個天則。所以「自然親愛爲孝，推愛及物爲仁」（皇侃義疏引王弼注）人們只管當下隨感而應，自要迸出天則來；見父自然會孝，見兄自然會弟，見小孩拋下井裏，自然會匍匐往救，這是何等的「真情」！又如禮樂的提倡，好以稍涉勉強扭捏，其實也只是「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」，「因人情以爲田」。人的「情」是淵淵浩浩，沒有休歇的，然方遲鈍些子，便妨礙生機，故禮樂的好處，倒是順其自然趨勢，放開一線，使自家真誠惻怛的一點「情」都一一流露出來，所以說：「禮之用和爲貴。」只須一任天則流行，自會溫良恭儉讓，其所應無不恰好，這便是禮了！樂

記說：

『合情飾貌者，禮樂之事也。』

『先王本之情性，稽之度數，制之禮義，合生氣之和，道五常之行，使之陽而不散，陰而不密，剛氣不怒，柔氣不懾，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。』

『吾子反情以和其志，廣樂以成其教，樂行而民鄉方，可以觀德矣。』

樂也者，情之不可變者也；禮者，理之不可易者也。樂統同，禮辨異，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。』

『禮樂者，天地之情，達神明之德，降興上下之神，而凝是精粗之體。』

『樂者，天地之命，中和之紀，人情之以不能免也。』

由此看起來，可見禮樂正是「復情」的一段工夫，並不爲着要節制人情，倒是涵養人情，使其自然的誠於中，形於外，自然的還沒於「情」的當中，極其所至，就能「傾天地之情」而完滿復情的本事了！復次，就孔經來說，書和春秋都是史官之事，且不論他；單到詩教。孔子以溫柔敦厚爲詩教。又說：「溫柔敦厚而不愚，則深於詩者也。」又說：「詩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羣，可以怨。」

可見詩三百篇都是由真情流露出來，那是不消說的！即就論語的「仁」字，中庸的「誠」字，也不過名詞不同，其實只說一「情」字，就是「仁」了！就是「誠」了！儒家的書，誠然汗牛充棟，除却「情」這個觀念，便沒有什麼！此外最難懂而最重要的，還是孔子自道的一貫之道，曉得這個統之宗會之元，是指什麼意思，那末我所說的「情」才有了落處了！論語說：

「子曰：『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？』曰：『然！非與？』曰：『非也，予一以貫之。』」（衛靈公）

「子曰：『參乎！吾道一以貫之！』曾子曰：『唯！』子出，門人問曰：『何謂也？』曾子曰：『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』」（里仁）

何晏集解註曰：

「善有元，事有會，天下殊塗而同歸，百慮而一致，知其元則衆善舉矣，故不待學一而知之。」

王弼論語釋疑註曰：

「忠者，情之盡也；恕者，反情以同物者也。未有反諸其身而不得物之情，未有能全其恕而不